

# 泉州方言動詞補語疊字探討

王晉光  
香港中文大學

—

閩南話泉州方言的單音節名詞、形容詞、動詞後面往往可以直接接上疊字以言情繪狀，例如：

- 〔名/形〕 天/烏烏（天黑）  
          人/矮矮（個子矮）  
〔形/補〕 臭/ hiam<sup>1</sup> hiam<sup>1</sup>（臭得很）  
          dam<sup>5</sup> 漉漉  
〔動/補〕 輸/ t'eŋ<sup>6</sup> t'eŋ<sup>6</sup>（輸光了）  
          倒/了了（全倒掉了）

普通話和粵方言都可以在名詞或形容詞後面接上疊字達到上述目的，例如：

- |       |      |   |
|-------|------|---|
|       | 普通話  | 粵方言   |
| 〔名/形〕 | 鐵/錚錚 | 眼光光、面青青   |
|       | 氣/呼呼 | 氣喘喘   |
| 〔形/補〕 | 黑壓壓  | 黑 ma <sup>1</sup> ma <sup>1</sup> / 黑 maŋ <sup>1</sup> maŋ <sup>1</sup> |
|       | 亮晶晶  | 圓碌碌   |

普通話單音節動詞後面也可以直接加上疊字補語，惟數量不多，例如：

- 笑哈哈/笑嘻嘻/笑咪咪  
喜冲冲  
羞答答  
去匆匆

粵方言直接在單音節動詞後面加上疊字作為補語的情形雖然也有，不過極為罕見，例如：

- 洗/白白（兒語，洗澡）  
響當當

「洗白白」是兒語，後面兩字已近乎名詞，即洗的賓語。而「響當當」明顯是吸收普通話的詞語。

但是，閩南泉州方言中疊字直接黏附單音節動詞作為補語的情形則相當普遍，例如：

kam<sup>4</sup> 密 (mat<sup>7</sup>) 密 (蓋得很緊)

死 kiau<sup>4</sup> kiau<sup>4</sup> (僵死了)

去綽綽，來無淑 (siok<sup>7</sup>)。(去很得意洋洋，來時索然無味)

這些疊字原來都是形容詞，可以作為形容詞單獨使用，例如：

密——收得真密 (收藏得很隱蔽)

kiau<sup>4</sup>——牛角真 kiau<sup>4</sup> (牛角翹得很高)

綽——伊真綽 (他很驕傲)

## 二

泉州話單音節詞與疊字補語之間，大部分可以加上  $\bar{a}^3$  作為助詞，例如：

吃飽飽 → 吃  $\bar{a}^3$  飽飽 (吃得飽飽的)

t'ŋ<sup>4</sup> t'eŋ<sup>6</sup> t'eŋ<sup>6</sup> → t'ŋ<sup>4</sup>  $\bar{a}^3$  t'eŋ<sup>6</sup> t'eŋ<sup>6</sup> (脫得清光)

這個  $\bar{a}^3$  字大致上等於普通話的助詞「得」字，例如：

泉州話	普通話
-----	-----

組 <sup>1</sup> (t'i <sup>5</sup> ) $\bar{a}^3$ 好好(縫好了)	縫得完好
--	------

ts'ŋ <sup>1</sup> $\bar{a}^3$ 直直	伸得很直
----------------------------------	------

但是  $\bar{a}^3$  有時可以省略，而且加不加  $\bar{a}^3$ ，在某種情形下為達成語意上的區別必須嚴格省略，例如：

坐  $\bar{a}^3$  定定——繪述一個人呆坐不動的情形

坐定定——命令一個人坐好，不許動

拼  $\bar{a}^3$  了了——(倒掉，倒得清光)敘述語氣

拼 了了——(把東西倒光了)說者有悻悻然之意

死  $\bar{a}^3$  t'eŋ<sup>6</sup> t'eŋ<sup>6</sup>——死光了，描繪情狀

死 t'eŋ<sup>6</sup> t'eŋ<sup>6</sup>——咒罵別人死光

因此加不加  $\bar{a}^3$ ，在語氣上能夠造成程度上或意義上的區別作用。

## 三

如果仔細觀察一下，會發覺有些單音節動詞與其疊字補語之間平時不輕易加上

ā<sup>3</sup>，例如：

滾 t'io<sup>5</sup>t'io<sup>2</sup> (液體沸騰)——一般不加 ā<sup>3</sup>

來 雄雄(來勢洶洶)——通常不說「來 ā<sup>3</sup> 雄雄」

這種情形恐怕因為它是慣用語，沒有別種說法，黏連性相當強，所以不可以加上 ā<sup>3</sup> 來阻止其關係。

另外一種情形剛好相反，要加上 ā<sup>3</sup> 才覺語氣通暢，例如：

ke<sup>4</sup>ā<sup>3</sup> 窸窸(裝得又滿又實)

t'a<sup>7</sup>ā<sup>3</sup> qui<sup>5</sup>qui<sup>2</sup> (疊得高高的)

走 (gia<sup>3</sup>)ā<sup>3</sup>hŋ<sup>5</sup> hŋ<sup>1</sup> (走得遠遠)

ts'ɔŋ<sup>4</sup> ā<sup>3</sup> 紅紅(弄/做得很紅)

染 ā<sup>3</sup> 紅紅 (染得很紅)

ts'ɔŋ<sup>4</sup> ā<sup>3</sup> lo<sup>1</sup> lo<sup>1</sup> (做得不實，易鬆脫)

倒 ā<sup>3</sup> di<sup>5</sup> di<sup>1</sup> (倒得滿滿，指倒茶)

穿 ā<sup>3</sup> t'iak<sup>7</sup> t'iak<sup>6</sup> (穿得很漂亮)

粧 ā<sup>3</sup> t'iak<sup>7</sup> t'iak<sup>6</sup> (打扮得很漂亮)

椿 (tsiŋ<sup>1</sup>)ā<sup>3</sup> 溶溶 (椿得細碎)

睏 ā<sup>3</sup> 死死 (睡得像死人)

這些疊字與有關動詞之間的關係原來並不密切，大概是臨時拿來用的，換了另外一個可以搭配的動詞，仍然可以使用，由於有這種疏離感，所以要加個 ā<sup>3</sup> 字來顯示其補助之意。這與普通話的情形頗類似，普通話如：

水倒得滿滿的

箱子裝得滿滿的

「滿滿」表示動作的結果，既可與「倒」、「裝」隨意搭配，即表示其間關係頗疏離，因而需要加上「得」來繫聯調協；而「笑哈哈」之類是直接補充描繪動作的狀況，與動作的關係較密切，故不需加上得字。

#### 四

上述作為補語的疊字，在脫離動詞以後，其用法卻頗有不同，其中有一部分可以仍以疊字形式作為謂語使用，例如：

空空/{裏面}空空/空空了

t'er<sup>6</sup> t'er<sup>6</sup>/t'er<sup>6</sup> t'er<sup>6</sup> 了

定定/{伊}定定/定定了

了了/輸了了/了了(liao<sup>2</sup> liao<sup>3</sup>)了(lo<sup>5</sup>)

「空空」、「t'eŋ<sup>6</sup> t'eŋ<sup>6</sup>」、「了了」可以省略一字成爲單音節形式，然後加上語氣詞「了」字使用，如此並不影響其原詞意義，例如：

空了(lo<sup>5</sup>)  
t'eŋ<sup>6</sup>了(lo<sup>5</sup>)  
了(liao<sup>3</sup>)了lo<sup>5</sup>

因此，「空空」、「定定」一類的詞語若以重疊形式單獨使用時，疊字前字應該視作動詞，疊字後字則是它的補語，換言之，原來的疊字補語在離開動詞後，前一字可自動轉職爲動詞，後一字則仍然保留用作補語。

不過，偶然的情形是，重疊形式的單獨使用有時會碰上困難，例如「定定」若說成「定了」會出現歧義，因爲「定了」可以等於「訂了」——例如訂購或訂婚之類。另外還有一種情形是作爲補語的疊字不能離開動詞而獨立使用，例如：

變 a<sup>3</sup> 老老  
變 老老

僅說「老老」則意思不完整，跟「空空」、「定定」等的用法有些不同，若只說「老了」則是已經死亡的意思。

以下數例不能在去除動詞後以疊字的形式接上「了」字：

吃飽飽→飽了——不能說「飽飽了」  
kam<sup>4</sup> a<sup>3</sup> ma<sup>5</sup> ma<sup>4</sup> → ma<sup>4</sup> 了——不能說 ma<sup>5</sup> ma<sup>4</sup> 了(蓋得密合)  
用了了→了 lo<sup>5</sup> ——不能說「了了 lo<sup>5</sup>」

這樣就由疊字補語變成單音節謂語，其性質已成爲動詞或具有傾向色彩的動詞了，因此原來疊字的後一字如果沒有特別用途，似乎也就沒有必要保留了。

## 五

泉州方言單音節動詞附連疊字補語的結構在翻譯爲普通話時並無固定格式，例如：

泉州話      普通話  
用了了——全部用完、通通用光/用得清光  
吃飽飽——吃得很飽

前者翻譯時通常不需要加上助詞，後者必須加上助詞「得」字，不加的話反而很難表達。

### [注釋]

1 組(t'i<sup>5</sup>)，據周長楫《閩南話與普通話》頁146，北京：語文出版社，1991。